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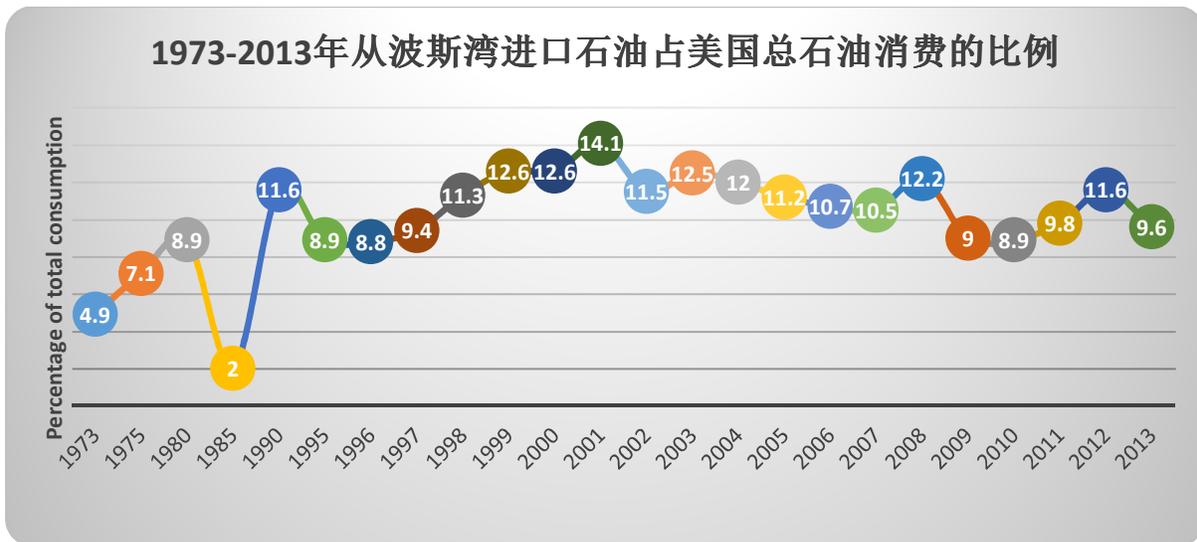
美国的能源转变：美国是否会离开中东？

作者：美国全球安全研究所(IAGS) 盖尔·拉夫特 (Gal Luft)

从美国最近经历的油气和天然气繁荣伊始，许多外国政策专家都相信：美国不再依赖进口石油，它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减少，因此可能会逐渐减少在中东地区驻军。这种逻辑跳跃的基础是自 1973 年阿拉伯石油禁运四十年来一直主导美国战略思维的思考模式，即认为美国严重依赖于中东石油，因此为了减少受中东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必须降低这种依赖并争取实现石油自足。但这种思考模式是建立在对全球石油市场本质和动力的错误认识以及美国对中东地区复杂认知的误解上。按照国际能源署的说法，美国能源转变能使它在未来五年成为世界顶尖的石油生产国，这种发展是值得欢迎的。在全球经济持续衰退的时代，这很有可能将提振美国的经济，但却不太可能让美国经济免受源自中东地区油价波动的影响，也更不可能削弱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努力。事实上，大家完全可以预期实际情况将向相反方向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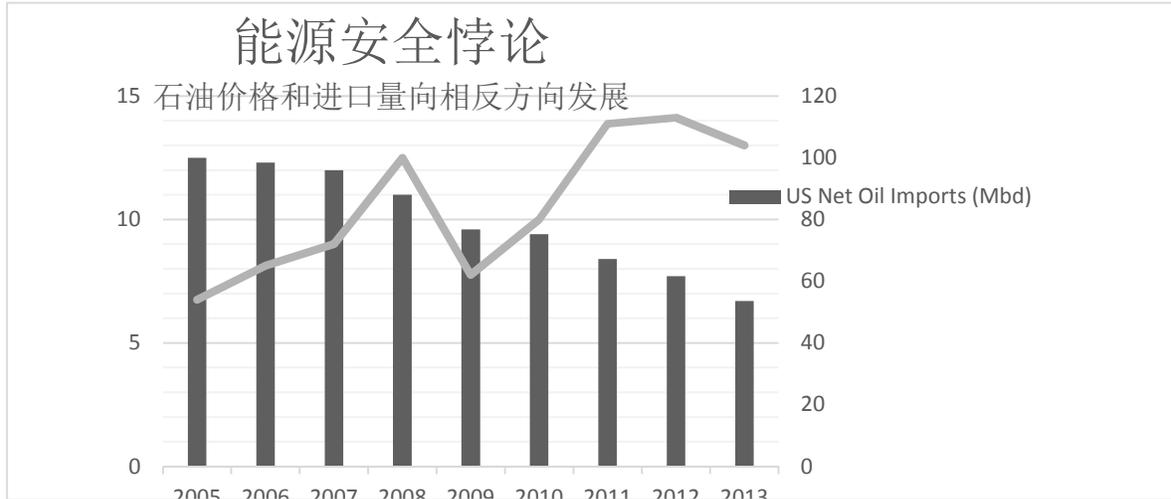
美国从波斯湾进口的是油价而非石油本身

与大多数人认为的相反，实际上美国并不也从未依赖过波斯湾石油。该地区目前供应的石油还不到美国石油需求的 10%，如下表所示：历史上这一比例从未超过 15%。大多数美国进口的石油来自西半球。



美国从波斯湾进口的石油实际上并不是石油这种黑色液体，而是石油价格。当中东地区局势不稳的时候，不论是否直接使用中东原油，所有人面对的石油价格都会上涨。比如：2011 年 2 月中到 4 月，利比亚战争导致美国石油价格每桶飙升 25 美元，虽然美国并未从利比亚进口石油。即使美国奇迹般地变成石油自足的国家，和其他像加拿大、英国和挪威这些曾一度实现石油自足的国家一样，它也一定会受全球市场的影响。

黑线为美国石油净进口（单位：百万桶/天）



此外，进口量和油价以完全相反方向发展的趋势在最近几年越发明显。虽然美国石油进口从 2005 年占总消耗的 60% 下降到 2013 年的 36%，同一时期内石油的价格却翻了一倍多。结论：石油自足不会带来低价。

石油价格和进口量以相反方向发展的原因在于：石油价格越来越受到那些主要欧佩克生产国财政需求的影响，而这些国家的经济主要依赖于石油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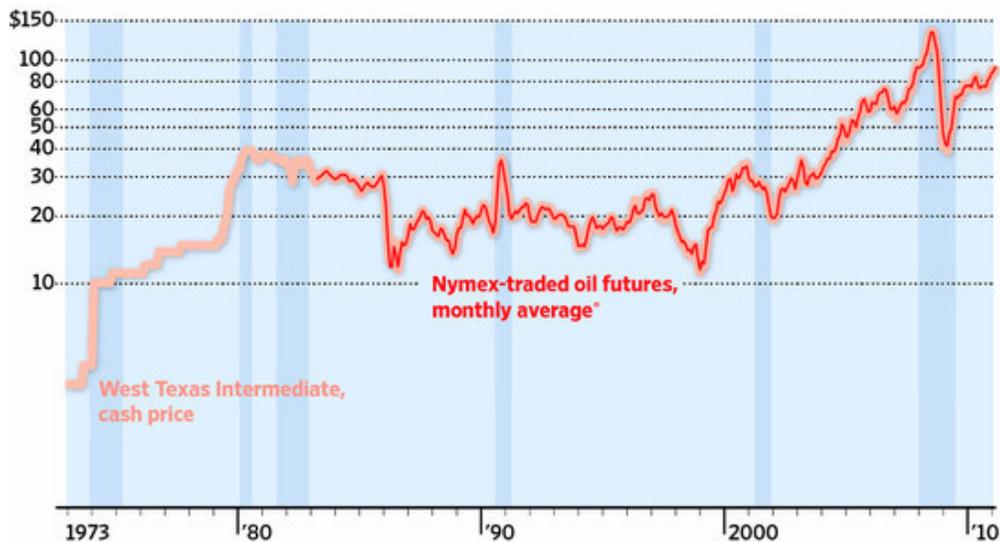
“阿拉伯之春”导致欧佩克成员国财政支出增加，迫使这些国家为了达到油价的保本价格（用来平衡预算的每桶石油价格）而调整生产。这些国家生产的石油远远少于他们储藏允许开采的量。虽然他们控制了超过 3/4 的世界常规原油储藏，而且过去四十年世界经济迅猛发展，欧佩克当今生产的石油量却和 40 年前完全一样，仍为 3 千万桶/天。美国生产情况的变化也不能改变这一趋势。

世界对原油的需求在增加，欧佩克的生产却未增加。

	1973	2013
世界人口	40 亿	70 亿
机动车数量	2.5 亿	10 亿
世界 GDP 总值	5 万亿美元	70 万亿美元
国际石油需求	5.5 千万桶/天	9 千万桶/天
欧佩克生产	3 千万桶/天	3 千万桶/天
全球供应份额	54%	33%
(2012 \$)每桶价格	\$13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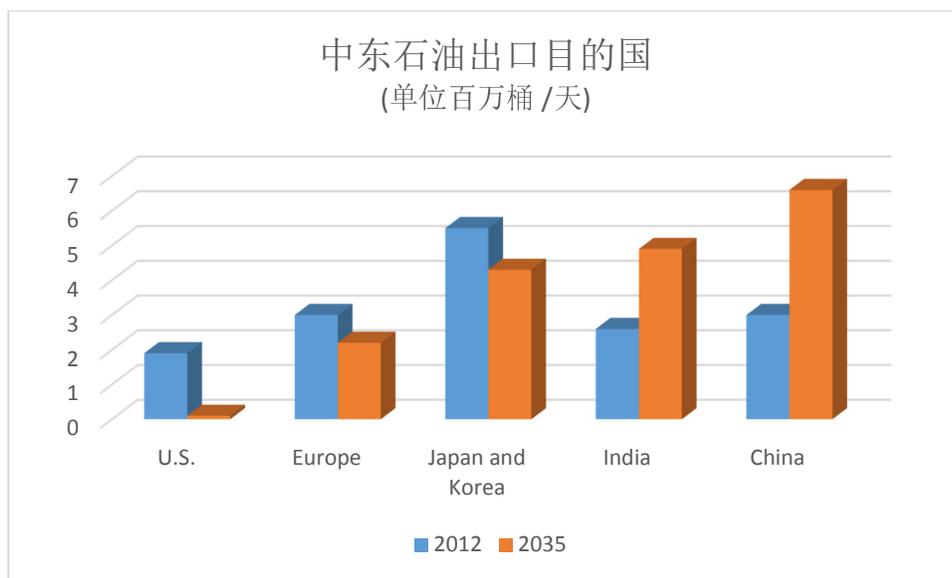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极易受油价飙升的影响。如下表所示：过去四十年，每次油价大幅上涨之后经济就会衰退。因此，美国人应该关注的不是石油的来源，而是石油的价格。只要石油实际垄断全球运输领域，欧佩克就将主宰全球石油价格，很难看出在这样的条件下美国如何能从中东撤离，把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藏留给危险的政权管理。

石油价格飙升和经济衰退



美国会减少在中东地区的驻军吗？

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与很多因素有关。当然石油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引导美国在这一地区思维同样重要的因素有：地形、冷战遗留、以色列、恐怖主义、宗教、核扩散以及促提升民主。任何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完全与石油相关”思维忽略了美国利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当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时，波斯湾石油供应占美国石油消耗量的比例还不到 5%。如果没有那些石油，美国肯定还会存在，但这并没有阻止美国发动解放科威特的战争。从那时起，美国就一直在这一地区保持长期而昂贵的驻军。据估计，非战争年份美国在中东驻军的财政负担达 500~600 亿美元/年。美国驻军不仅代价高昂，还引发了反美主义和恐怖主义。按照奥萨马·本·拉登的笔迹，美国在阿拉伯半岛驻军是基地组织向美国发动 911 攻击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如果说美国在波斯湾的军事部署帮助保持这一地区的稳定，它却并未有利于实际向美国供应能源。一个快速成本效益分析显示它与流入美国的中东能源量成反比。最佳例证就是伊拉克，美国用血肉和财富承担起解放伊拉克的大部分重任，而石油战利品如今却被中国和俄罗斯共享，几乎没有给美国公司带来任何合同。同样惊人的是，美国从波斯湾进口的石油和它在该地区的军事投资之间的差异。欧洲、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都比美国的多。然而他们对保护这一地区稳定的财政贡献却极少。实质上美国纳税人为全世界资助着中东地区的石油保护服务，而他们的汽车和卡车使用这一地区的石油却最少。



上图中国家排列依次为：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印度、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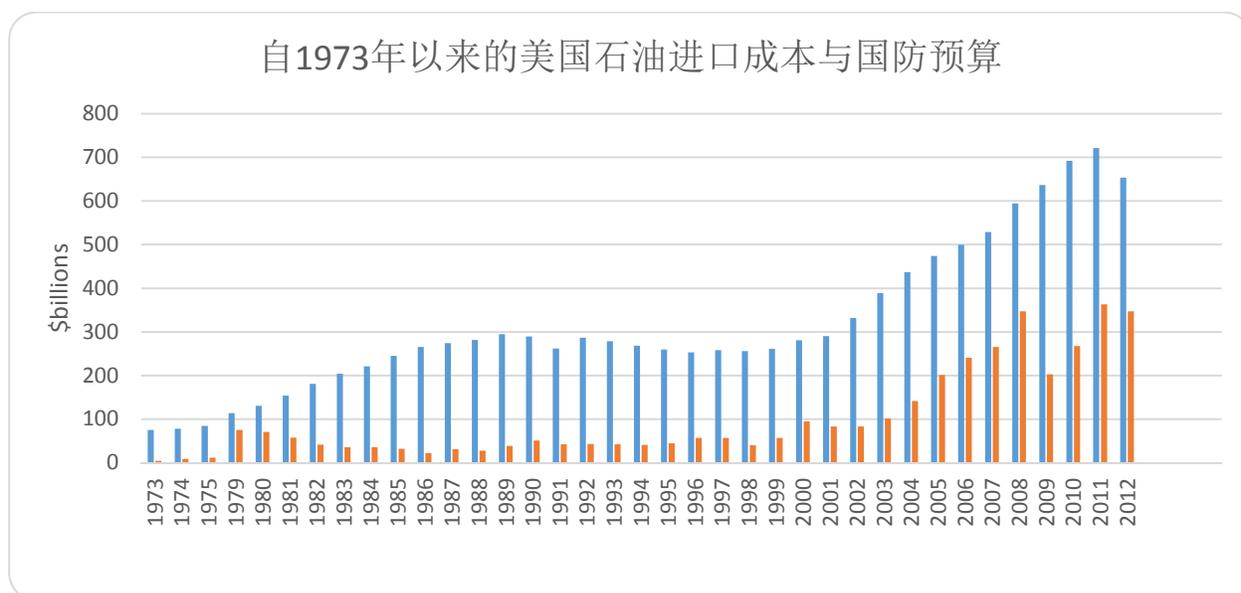
来源：国际能源署，2012 年世界能源展望

如果美国将要减少在中东地区驻军，那就或是因为国防预算削减，或是因为全球重点向其他更不安稳地区转移，而不是因为美国能源组合的改变。至少有以下三个充足理由可以假设即使实现能源自足，美国仍会在中东驻军。

首先，随着亚洲对中东能源的依赖日渐增加，美国如撤离，中国或印度以及俄罗斯都有可能在该地区驻军。这种结果并不是美国的战略需要。

第二，美国能源生产大幅增加会促进美国经济发展，使美元走强，国家负债减少并改善国际收支平衡，这样美国就能维持军事预算，继续在中东驻军。如下表所示，过去四十年间，因为油价大幅上涨，石油进口成本和国防预算之间的比例一直在缩小。1973年，美国在石油进口上的花费相当于当时国防预算的2%，如今这个比例却几乎达到50%。这意味着任何能降低美国经济中石油进口财政负担的政策都有可能节约资源，降低削减国防开支的需要。

第三，美国航空和国防产品出口共计1千亿美元/年。超过60%的产品出口到中东国家。航空和国防工业在美国经济中占中心地位，这就要求美国留在最需要其产品的和最有可能获得需求增长的市场中。



所有这些对美国的战略姿态和跨大西洋国际关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能源资源版图发生的一些变化，也许会在重塑中东地缘政治方面起一定作用，其中一个变化就是在地中海东部发现的巨大天然气储藏，以及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新能源走廊的建设。但正如上面讨论的，美国石油生产的增多并不是其中之一。因为激进伊斯兰的兴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尖锐而根深蒂固的对立，中东将继续表现出长期的不稳定。这些问题将继续消耗美国的大部分精力，并且有时还需投入大量军事资源。欧洲目前正在忙于解决内部经济问题，这很有可能妨碍形成新的跨大西洋分工和欧洲在中东地区的新责任。如果说有新的分工，更有可能是在美国和中东能源的主要亚洲客户之间进行。但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北美能源繁荣将是美国经济的兴奋剂，预示着工业复苏，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有关的进一步繁荣。这种经济好转很有可能让美国领导人更加容

易地调动解决国际问题所需要的金融资源和公众支持。总之，繁荣的美国意味着无所不在的美国。

改变游戏规则的天然气

如果说美国能源转变的其中一个方面可能对中东地区的未来带来重大影响，那就是从页岩地层或其他非常规资源开采天然气新技术的发展。这种技术已经成熟，并且正在向世界其他具有相似地质页岩结构的欧洲和亚洲国家传播。美国国内天然气价格大跌，美国也正从天然气净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脱节为美国挑战石油在运输领域的霸权带来历史性机遇。天然气可以压缩天然气的方式使用；电可用来驱动纯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在能源当量基础上比汽油便宜 1 美元的甲醇可以驱动灵活燃料车，这种车相比仅使用汽油的车而言制造商的成本要高 100 美元。通过开放机动车使用上述各种天然气制成的燃料，美国将能够让天然气这种便宜且储量丰富的商品与石油这种价格高涨而且还由欧佩克垄断的商品相竞争。在美国以外，开发更大非常规天然气储藏如甲烷水合物的技术已经取得进展，能够为中国、日本和欧盟从石油向天然气转变带来相同的经济依据。那个时候石油的定价是全球性的，受天然气和其他能制成运输燃料能源商品的影响。这种商品套利能降低石油的战略地位，限制中东国家通过减少生产操纵原油价格的能力。这对依赖石油美元的中东经济的影响将十分重大，至少会让他们开始痛苦的政治改革，并快速发展经济中的非石油领域。即使这样，中东地区在这一漫长转变期的社会动乱将仍保持在美国航空母舰的密切监视之下。

翻译：关媛